

新世纪百科  
知识金典

XINSHIJI  
BAIKE ZHISHI  
JINDIAN

重庆出版社 ▲

# 现当代散文 名篇赏析 3

张 虞 主编



新世纪百科  
知识全典  
XINSHIJI  
BAIKE ZHISHI  
JINDIAN

# 现当代散文 名篇赏析 3

张 虞 主编

重庆出版社 ▲

责任编辑 岳 芩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聂丹英

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  
现当代散文名篇赏析 3  
张 虞 主编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625 插页 4 字数 169 千  
1999年4月第一版 199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7 - 5366 - 4220 - 2/1·844

定价：9.60 元

## 内 容 提 要

本册选集了当代中国作家散文37篇,大多为作者代表作。这些散文,有对战事的回顾,有作家对童年的回忆,有对市侩哲学的剖析和辛辣讽刺,而更多的则是对祖国山水的描绘和赞美。这些散文行文流畅而语言优美,感情充沛而富于激情,更多的篇章有如梦如幻、如诗如画的功力,读之使人陶醉。

# 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

## ◆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少波 王伯敏 刘厚生 乔羽  
冰心 金山石 江平 杨子敏  
李家顺 张岱年 张振华 柯灵  
柳斌 铁木尔·达瓦买提  
桑弧 桑桐 秦怡 蒋孔阳  
翟泰丰 蔡子民 滕藤 滕久明  
戴爱莲 魏巍

## ◆ 总主编:

张虞 李书敏

## ◆ 副总主编:

许友梅 陈金才 熊静敏 黑淑琴  
蒲华清 薛振安 柏家栋 傅之悦

## ◆ 总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晓村 王中玉 叶延滨 曲炜  
许友梅 陈金才 吴申耀 李书敏  
李荣昌 沈寂 张虞 张文槐  
杨巍 郑达东 郑可仲 单树瑶  
柏家栋 钟代福 徐卓平 夏树人  
梁子高 曾如信 傅之悦 黑淑琴  
蒲华清 缪新亚 熊静敏 薛振安

目  
录

201	孙犁	采蒲台的苇	1
1001	方敬	童年	4
111	碧野	募捐	9
031	吴祖光	万里长城断想	15
151	琦君	梦兰	21
031	马少波	悉尼湖上	26
041		悼念梅兰芳夫人	33
142	黄秋耘	丁香花下	38
121	凤子	夜泣	44
	郭风	夜宿泉州	48
	冯牧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52
	秦牧	虾趣	57
	罗兰	那岂是乡愁	62
	张秀亚	星的故事	71
	汪曾祺	桃花源记	75
	张爱玲	私语	81
		到底是上海人	95
	菡子	香溪	98

李君维	吃苦瓜	103
徐开垒	祖父	106
峻 青	雄关赋	111
林斤澜	春风	120
萧 白	四月阳明	123
茹志鹃	故乡情	129
王鼎钧	脚印	136
忆明珠	迎春花奠	140
公 刘	日暮乡关	145
宗 璞	紫藤萝瀑布	150
余光中	登楼赋	153
洛 夫	一朵午荷	161
	焚诗祭母记	167
张拓芜	读鞋	171
彭荆风	驿路梨花	177
杨子敏	柳	182
	托福	187
高 缨	如梦的赛里木湖	195
任大霖	学费	202

## 孙犁

孙犁(1913— ),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孙树勛,河北省安平县人。从1939年开始,写了许多短篇小说。著有《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嘱咐》、《农村速写》、《村歌》等六本集子,后合编成《白洋淀纪事》,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及《孙犁文论集》。1984年出版《孙犁散文选》。该文选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优秀散文荣誉奖。

# 采蒲台的苇

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得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

我渐渐知道,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碱;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篮捉鱼用。

我来得早,淀里的凌还没有完全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淀边上,想象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界。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



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不能一一记述。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它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白。

最好的苇出在采蒲台。一次,在采蒲台,十几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被敌人包围。那是冬天,人们被围在冰上,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

敌人要搜。干部们有的带着枪,认为是最后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妇女们却偷偷地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告诉他们把枪支插在孩子的裤裆里。搜查的时候,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十二个女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了。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

枪掩护过去了,闯过了一关。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从苇塘打苇回来,被敌人捉住。敌人问他:“你是八路?”“不是!”“你村里有干部?”“没有!”敌人砍断他半边脖子,又问:“你的八路!”他歪着头,血流在胸膛上,说:“不是!”“你村的八路大大的!”“没有!”

妇女们忍不住,她们一齐沙着嗓子喊:“没有!没有!”

敌人杀死了他,他倒在冰上。血冻结了,血是坚定的,死是刚强!

“没有!没有!”

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这两句简短有力的话吧!

### [赏析]

题目《采蒲台的苇》,自然从写苇入手,但是作品不是对苇的

简单介绍,写苇,只是因为苇与之生活、战斗在苇塘里的人“结合得那么紧”,“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因此可以说写苇只是为了铺写英雄的生活、战斗的环境,英雄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才是本文采写的主要内容。本文主要写的是在一次敌人搜捕八路军战士时,采蒲台苇塘里的人民群众为保护八路军干部、战士,与敌人展开斗争中所表现的坚定、刚强、无畏的战斗风格。文中一句“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既是本文表现的主题所在,也是作者对英雄的高度的赞扬。

(沈 东)

## 方 敬

方敬(1914—1996),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四川万县人。1933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从事教学及外国文学研究、翻译,并写作诗文。作品有《风尘集》、《生之胜利》、《记忆与忘却》、《行吟的歌》、《雨景》……还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家庭的幸福》、《伊万·伊里奇之死》,狄更斯的《圣诞欢歌》等作品。

## 童 年

说起到外祖家里去,我就乐极了。那座朗敞的院落,是我儿时的乐园,其中畅茂的花木至今还是我记忆里的一种装点。

一颗老年人的心,慈良又温和的,与一个孩子的热情融汇在一起,于年龄的距离间,闪烁着爱的光辉。外祖和平的目光与喜悦的容颜,都使我觉得充实。在想象中他的存在是超凡的,他主宰着我的心灵,我有点傲岸<sup>①</sup>,且只知道阳光与温暖,乐居在他爱的境域里。他说我是他纯净的快乐和慰安。这种心灵的密合永远表现着爱的伟大。

我是他家里的一位常客,一住就很久。于是,我可以听到他的一位女邻居说:“这孩子简直不想家了。”我羞涩地笑着。于是一位和善的老邻人又问了:“你是你外祖不能离的拐杖吗?”

下午的阳光照耀着外祖的小寝室,经过花格窗和半掩的门,外祖坐在大圈椅上,戴着老花眼镜,手持一本小字书,看一会儿又歇歇。我坐在他身旁的矮凳上,静听着他偶尔说出的对于古

人的赞词,很少几句。有时,我的想象飞出了窗口,升上蓝天,最后又落到一个百花盛开的园子里。但一有兴致,我又弄我的玩具。如仰望崇高的神灵,现在我的目光固定在他的眼镜上了:两片圆的厚厚的玻璃,镶上粗粗的黄铜框子,像两个鉴照我幻想的圆镜。经过它,我看见两颗光辉的眼珠,老人的眼珠。我想,人生如果是一首长歌,无论是忧郁的或快乐的,那么老人的眼珠就是沉默的键子,不同凡响的,我最爱的就是它了。

现在,他的表情变得有点严肃。他惊异他的眼镜引起我的想象吗?我的目光使他觉得古怪吗?他在沉思着什么,不只一刻。然后,他微微的嘴唇开启了:“如你一样,不幸我也没有见过我的祖母。这架古式眼镜是她留下的一个亲切的纪念,使我们后人追想的。”

“她也戴着眼镜看小字书吗?”“不,听说她有十支伶俐的手指,会刺绣绘花,在本乡她是以多才多艺出名的。”

我的外祖现在要抽烟了,我替他装烟,划火柴。烟管是长长的,挂有一个皮荷包,铜嘴铜斗,多节瘤,色黑发光,如有人问起它的来历,外祖一定会说它的年纪可大了。在他家里,它经历了好几代,最初的享用者大概是一个极爱好极讲究的人。关于他,连外祖也很模糊了。在他去世以后,这个古老的东西,不知怎地落到一个外戚手里,为了收复这个损失,两家的戚谊<sup>②</sup>竟至决裂了。

外祖也喜欢到园子里或者户外去走走,我,代替了拐杖,牵着他,也许他的手搭在我的肩头上。而他的拐杖呢,一根乌杨木做成的,黑油油的,有雕着龙头的把手,常挂在圈椅的靠背旁,这只精致的手杖是经过他的细心的筹思和选择的。在他所有的用具中,他最看重这个。以热烈的请求,我曾被允许拄过它几次,持着它的腰身,自己假装一个老人,躬着背,咳咳吐吐。对于老人的东西,我总是那样喜爱,因为它们不仅激动我的情感,还引

起我丰富的想象呢。

我们在园子里了,慢步走着,在茂叶下、花径间,外祖指着他亲手种植的花木给我看,又说又欢喜。他最爱兰草,兰草是栽在瓦盆里,放在石台上。我们走出园门,看看天色和远山,岑寂<sup>④</sup>使我们的心情静止于欲暮的景色中。于是两人选了一块石板坐下了。“你还是那样健旺。”一个荷锄的农人走过了。“呃,你们今年的收成很好吧?”“可以过活了吧。”

归途上外祖似乎有点倦意,我则想着,想把潜伏在心里很久的希望说出来。我凝视着他的眼珠和白须,它们像欠了我一个回答似的。终于我耐不住沉默了。

“外公,不用那个拐杖吧。我牵你还好得多。”

“是的。你还是我心灵的拐杖呢。”

“等我将来老了我再用它吧,给我吗?”

“是的,愿它也是你亲切的记忆的拐杖。”

我怎样愿意离开他呢?祖孙两人互助倚扶,在生活上表示一点诚挚与热心。但是,家里三番两次派人来接我回去,我用各种方法拒绝,最后就是躲藏也无用了。老仆人带来父亲的严厉言辞,我是最怕父亲的。外祖在我耳边说了很多的话,亲热而慰安的。终于老仆人带我上道了。外祖送我到土坡前,每次送行的终点,我上坡过桥,怕回头看:只使我心酸。从前后传来的他凄凉而又温和的声音:“下回同妈妈一块儿来吧。”直到拐弯处,我回望时,只见一片竹林和林间隐约的黑色屋顶了。

从外祖家里回去,我没有一次是空着手的,也许带走的是一个古瓷水盂,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海螺。我衷心地喜爱它们,好好地保存着,在一个黄木匣里。真的,我不忍提到时间的冷酷,很多年过去了,这些小小的玩意儿,无一不是引起我悲思和怅惘的来源,然而我愈加爱惜它们。没有它们,我会与辽远的昔日更生疏了。自然我尤其不会忘记那只拐杖,那现在使我感到阴暗与

凄凉的,它后来落到我舅舅手里,随着他过了一些寂苦的岁月,现在又成为我舅母的伴行者了。在灯光下,在寂静的时候,我常感悲哀于幼时与外祖的预约,好,让我为孤独的舅母的健康祝福吧。

### [赏析]

作者用一种细腻而极富人情味的笔调,娓娓叙述着他的童年故事,可是这故事没有曲折的情节和有趣的内容,似乎只能感受到一个宁静的湖泊,飘落几片淡淡的荷叶,在湖泊的旁边坐着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心像湖泊一样宁静。然而,作者在平淡无奇的叙述里,融进了祖辈对孙辈的炽热的亲情的爱,和这种爱的伟大!

作者显然是带着他现在的情绪回忆他的童年,所以哪怕他明明白白地说:“说起到外祖家里去,我就乐极”,也掩盖不了弥漫着的怀旧之感和伤感之情。他——一个孩子从一副古式眼镜里“看见两颗光辉的眼珠,老人的眼珠”,“老人的眼珠就是沉默的键子,不同凡响,我最爱的就是它了”,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自然埋藏着作者深深的思想。如同那个烟斗一样都是“一个亲切的纪念,使我们后人追想的”,外祖的这些纪念也是我将来的纪念,那根拐杖是最好的见证,它们记载着“时间的冷酷”,“是引起我悲思和怅惘的来源,然而我愈加爱惜它们,没有它们我会与辽远的昔日更加生疏了”,作者沉浸在昔日的情怀中而不能自拔,是因为这些古老气息带着昔日生活的情调,——一种生命的宁静与光辉。

(谢文奋)

[注释]

- ①傲岸:高傲。
- ②戚谊:亲戚。
- ③岑(cén)寂:寂寞。

## 碧 野

碧野(1916— ),原名黄潮洋,广东大埔县人。1935年发表处女作《蜜工》,始用碧野笔名。1937年参加抗日游击队,作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写出三个报告文学集《北方的原野》、《太行山边》和《在北线》。1943年在成都任莽原出版社总编辑。1948年在解放区任教于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后随军参加解放太原战役。1949年到北京,后赴朝鲜、西北新疆深入生活,1960年后到湖北丹江水利工地体验生活,发表大量散文。先后出版了14本散文集。

## 募 捐

一望无尽的长安街安详地躺在朝雾里,冷风从街两旁的屋顶上一阵阵的往下倾扫,稀疏的人影远远地蠕动着。一阵风来,又把黄沙飞腾起来,遮蒙了视线。天空像被寒气凝冻得青紫,街旁矮树的叶落得快完了,有些秃枝在寒风中摇曳着。

慧走在前面,她是自告奋勇的把干粮袋斜挂在身上,我们的捐册和几个充饥的馒头都放在那干粮袋里。她算是我们这个小队里的队长,我和老熊并着肩默默地跟着走;在这严寒而静寂的长街上,我们像是一个不可猜测的幽灵。当我们拐过街心的警察岗亭的时候,那个蜷缩着脖子的警察,把脖子伸了伸,把疑惑的眼光投在我们的身上。

这是南城的一个市集,市街的两边摆满了浮摊,卖蔬菜的,



卖小食的，还有刚从乡下赶来做买卖的鸡蛋担和鹅蛋担，浮荡着嘈杂的叫卖声和论价声。密密的人群从市街两旁像潮水般的荡了过去，又从行人较稀的市街中心鱼贯地溜了回来。

我和老熊随着慧走到一家小店门前去，慧把盖了全市学生募捐团的大红印的捐册从干粮袋里取了出来，我把我衣袋里的募捐宣传单也掏了出来：

“多捐一大枚，多打死一个敌人！”

“……掌柜的，××兵<sup>①</sup>在打我们的绥远<sup>②</sup>了……我们的中国兵冰天雪地里保护着我们的国土……要晓得我们失掉了绥远，我们就再不能在这北京城里做买卖了！……”

慧把话停了停，望望站在柜台前的店老板，只见一道惊惶的神色掠过了店老板的脸孔，忽地围在店门前的买客中的一个发出沙哑的声音：

“我们的绥远失掉了么？”

“如果我们老百姓不帮助我们的守兵，绥远是要失掉的！……绥远一失掉，我们的北京城就更糟了！……我们在北京城里的人不但不能做买卖，××兵还要砍杀我们哩！……”

慧又望了望众人的惊怕的脸色：

“我们不要怕，只要我们全国老百姓肯出力帮忙，不单我们绥远不会失掉，就是驻扎在我们北京城周围的××兵也要给我们赶走的！……我们老百姓现在最好的帮忙法子，就是捐钱给我们绥远的守兵买皮衣，我们打算买一万件皮衣运到绥远去！……”

“一万件！”老熊把一只指头重重地敲了一下柜台。

我把募捐宣传单一边分发给众人，一边念着：

“多捐一大枚，多打死一个敌人！”

店老板最先拿出两角票来，买客中的一个老太婆也把筐篮里的一张三十枚的铜子票，颤动着手摊在慧手里的捐册上：